百柱堂全集

國史館本傳

王柏心湖北監利人少穎異博涉經史肆力詩古文詞爲老宿推重道光二十四年進士以主事用籤分刑部二十五年乞養歸不復出以孝聞於鄉里主荆南書院課士之餘承歡養志以是爲恆咸豐二年粵逆竄楚柏心奉

命辦理團練籌軍決策動合機宜時賊困長沙柏心建議以岳州爲楚北門戶宜重兵防守迨賊攻長沙益急復逆料六策以賊必因糧於我因丁壯利器於我宜守隘設奇使其進無所掠退無所據長郡可保無虞

惟不可縱其東下令賊編筏出洞庭則不可復制當
事皆以爲然三年前署湖廣總督張亮基督軍楚北
柏心參佐戎幕建議以漢陽宜設重兵而後武昌乃
得保岳州必設重兵而後湖南可無事田家鎮爲兩
楚關鍵必有強兵猛將而後兩湖可無虞亮基壯之
四年賊由金陵上犯侍郎曾國藩擊敗於岳州柏心
寓書國藩謂宜乘勝東下決策深入先取金陵國藩
用其策又謂賊踞金陵雖衆無所憚惟謹守北岸毋
令渡江然後分兵扼守令賊不得掠地益糧截其餉
路形格勢禁必不敢四出旁犯待彼糧盡覗其城守

有隙分襲其城或營屯稍懈急攻其壘或更番迭進或設伏誘之當得奇捷嗣胡林翼巡撫湖北屢畫奇策攻復省城及漢黃各郡是年丁父憂前總督楊霈巡撫胡林翼皆延聘入幕辭不赴七年胡林翼以鄂省新復瘡痍未起宜紓民力銳意剔除漕弊知柏心隱懷憂憤致書求相助爲理因與同邑前山西布政使胡大任戶部主事龔紹仁共爲贊議去其中飽期於益

國便民百年奸竇剔除殆盡至今賴之十一年前順天府府尹蔣琦齡上中興十二策以柏心留心經濟請

旨錄用以母老辭同治元年進呈經論復應

召陳言繕就封章二道由雲貴總督張亮基代奏其進呈

經論云竊 臣 觀自古人臣進戒之言莫詳於尚書然

禹皐之謨略而雅周公之篇煩而悉其簡質明確者

莫如伊訓之辭 臣 伏念

皇上蘿圖新纂適居沖年

念典緝熙

日新聖學

講幄師儒充盈左右啓沃之效無待他求但 臣 跧伏隴畝

結念

闕廷區區芹曝之忱有不能自已者謹取伊訓及太甲三篇要語衍為論八首不自度量恭呈

乙覽竊自比於矇賦瞍誦師箴工諫之列惟

皇上邈敏餘暇垂神寓目言雖粗淺意主納忠或冀

聖心有所感發是亦所以補助於萬一者也其應

詔陳言疏云　臣聞言不切直則不足以盡事理而發上心言切直則犯時忌而取咎戾此古之人懷忠蘊智所以結舌而不敢言者也今　臣幸逢不諱之

朝懸鞀設鐸招進言者故不避斧鉞之誅冒昧應

詔上封事略其瑣且泛者惟切直是陳欲為

皇上助成
聖德開廓大計又自分犬馬之年景迫桑榆不能陳力當
世獨此區區之忱竊效野人芹曝之獻其目有八四
者言內事四者言外事詞懇計迂伏惟
皇上憫其疏拙
賜之寬宥
鑒而察焉一曰廣師儒
皇上典學方勤宜
命廷臣亟舉賢明師傅及講讀之臣不必專用翰詹凡內
外臣工或山林隱逸訪知德行深粹操履端方經術

淹通史學貫串詳練古今深達政體者俾專啓沃
朝退之餘卽次第陳說加以問難理解了然時加紬繹
所告者必聖賢之道所述者必帝王之業日增月益
積小至大
聖功養正盛德輝光由此而修身以道
皇建其極立綱陳紀皆可恃源以往矣一曰屏嗜慾親主
德之明昧覩其嗜慾之有無而已夫主方少沖又嗣
服之初尤左右近習所乘而雜投者也竊窺人主之
嗜慾緣之而進惟患導之不廣順之不速始則迎之
以侈既則進之以驕後則誘之以怠荒土木遊幸音

樂田獵禱祀之事無不並興而危亂之至不旋踵矣人主能於此時力屏嗜慾不授之以隙則佞幸者漸遠而方正之士乃得前忠直之言乃得聞夫嗜慾豈獨在奢靡蕩佚哉榮夷公好言利齊桓公好服紫漢孝元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簫度曲被歌光武好圖讖決事陳隋二主好詞賦皆足以害俗而妨政況於冒貢非幾失德之甚者哉一曰博諮訪三代有坐論之禮非特用虛文優臣下亦以謀謨所出動關治忽必敷奏淹晷往復暢論君推誠以諭其臣臣盡智以復於上然後裁決幾務莫不曲當耳至秦而此禮遂

廢故後世君臣之情多隔退而上章奏牘繁多動致
寖闊尋機叢脞往往由此臣愚以爲坐論不能復於
大廷且當復於
便殿每日
朝罷別行
召對自京朝官或方鎮監司入
覲者分日引數人
召問輪對
詢以朝政得失人才賢否四方水旱宜以何策銷弭姦宄
反側宜以何策削平當今設施孰爲先後所掌職業

用何報稱必使盡言無隱察其口奏即知其人才略
之高下有計畫稱長者徐加任用其依違飾詐者即
予屏退
皇上即籍是以周知天下事昔苻堅之於王猛周文帝之
於蘇綽唐太宗之於魏徵馬周後周世宗之於王朴
宋太祖之於趙普勳必相諮日夕謀議莫非戰勝攻
取開濟太平之大務夫此數君者得一二士焉猶足
以富國强兵坐致昇平而況廣羅俊傑合羣才以濟
務夫何患之不除何功之不就哉一曰開特科歷代
選舉賢才蓋亦多途近世專之於進士一科而尤重

者詞臣此可謂偏而隘者矣夫務浮文者少實用故
大度之士羞語詞章往往韜晦深沈欲求致遠不屑
以科目進即𧾷黽勉就試亦多見黜何者今之所尚其
取於士者不過摭拾虛談揣摩聲病曾雕蟲之不逮
此宜雄俊英邁之士掉臂而不顧也今誠能破除積
習不時舉行特科招徠異士上者將相文武之才次
者明於理國安民能任股肱熟於古今事變可備顧
問又次者文章典則議論剴切足充制誥壆諫之選
或發策試之或使自占所長又令內外臣工博訪下
僚及草澤有異才者疏薦之先觀其言隨試以事則

懷奇淪滯者皆望風奮躍爭赴

闕下此必有負鼎飯牛之佐起而應

側席之旁求者矣一曰先下金陵方今海內幾於無地無
賊然用兵有先後其急宜誅討者粵逆也粵逆竄擾
徧東南然竊據形勢巢穴所在實惟白下則先宜救
者金陵也夫逆之初起不過山谷跳梁一旦有司或
一健將足以制之無難事者而縱之出柙狂噬橫奔
委赤子數百萬於猰貐豺貙之口致

文宗顯皇帝震驚於上及

皇上纂緒而兇渠猶未就戮斯則前此視師大臣與疆吏

我師誤國之咎也其後楚南人材奮起提金鼓而倡
大義人百其勇屢挫賊鋒遂復楚皖淪沒之地築鯨
觀爲京觀拯生靈於水火可謂功冠一時矣然頓兵
皖境者又五年於茲夫賊非無可乘之隙也我非無
可用之師也謂敵方衆我軍單而饑竭未能遽深入
大舉掃穴犁巢之計昔隋文帝但用一楊素而悉平
吳越交廣之寇唐高祖但用一李靖而悉平吳越江
淮之寇豈必數十萬之衆儲數年之軍資而後發哉
在乘機用奇先聲後實而已今粵逆之强且衆孰與
隋唐東南之羣盜不聞當時素與靖躊躇不進也且

粵逆倡亂已逾十稔驍渠悍酋死亡略盡今所迫脅
大抵齊民日夜思歸動易解散我據長江上游彼無
從掠取糧食勢不能久彼又悉其眾力萃於兩浙迫
狹近海譬猛獸自投陷穽度其留守金陵必皆老幼
不堪戰鬬我若水陸馬步乘虛疾下師抵石頭一鼓
拔之矣既掘其根株彼無歸路即傳檄豫章合力進
擊蹙之於海先檄閩中水師伏於甯波並沿海等口
前後夾攻賊飛走路絕一戰可殲此東晉滅盧循之
策粵逆既殄四方盜賊聞之不攻自潰故曰莫如先
下金陵今孰視其淫名僣號據形勢財賦之區雎盱

自若毒威肆虐使江表黔首慄慄於死地無所控告

久且不復知有

朝廷而我猶按兵坐甲不遣一人一騎至城下聲罪致討

視若敵國外夷者然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憂且賊之

勢可以衰而復振我之饑愈以久而益匱恐欲盡驅

而守未可得也伏乞

飭下江皖任閫寄者會集將士刻期東下直取金陵金陵

下而粵逆之亡計日可待其餘他盜皆可折箠笞之

耳一日宜早備秦豫今天下兵力及將帥有才望者

皆在東南及燕齊矣而豫州居九州腹地秦中號爲

天府苟幸無寇偷過目前自軍興以來未聞選才臣名將治師其間以彈壓遠近待緩急之用 臣愚以爲宜擇大臣有文武方略者建節秦豫如古之招討宜撫合兩行省爲一專以厲兵講武爲事豫州瀕河而守則賊不得渡即渡吾引師躡其後彼必狼顧不敢深入就令深入燕齊之師戰於前秦豫之軍躡其後賊必殄盡矣秦守陝洛崤潼之險無令賊得正目而窺則雍涼安堵三晉晏然九邊諸關鎖鑰皆嚴今不早計因循恬嬉萬一捻賊粵逆連衡衝突秦豫瓦裂燕齊之禍必重不見元明季世之事乎故臣謂宜用

重臣治兵秦豫募兵十萬歲需餉錢不過二三百萬日夕訓練足成勁旅所向無敵高可見勤王翼戴之勛次可爲四方助討不庭及今圖之固未爲晚夫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費而實省者此類是也伏乞

下臣議博問廷臣如策尙非謬便早行措施庶無貽他日之悔一日外吏宜量擢才用竊見比來閫臣察行間有功者保薦於上一切多擢用文職外吏大者任監司陳臬事筦藩條甚者且開府建圻下者除守令不勝計夫當其在軍中雖能率先士卒摧堅陷陣殄殲鯨鯢收復城邑疇其功勛宜加優賞但當制爲虛級

如秦時左右更左右庶長漢時亭侯鄉侯之類擇其功多者處之其次厚賜金帛田園亦足慰其志願若有才兼文武者固可持節治民若其不諳文法不習民事不當一概責之以簿書民社與夫察舉僚吏及庶獄庶慎之是勤也夫才各有能有不能捷才易務必多繆盭徒令奸胥乘間生其高下之心而小民終不能蒙纖毫之利也自今請

飭下閣臣及部臣凡陣前立功將士非明吏治者則第以武功爵及金帛酬之俟賊平罷兵後更加優敘崇以虛階庶於賞功安民兩不相戾一日行營宜寬減椎

竊夫兵爲生民之大蠹方倚以平亂則兵又不能不用然而用財不可勝計芻糧器械之屬非財莫濟也賄賞間諜之類非財莫贍也今各行省往往苦賊凡專征及大小將校皆有行營所據皆荒殘之壤府庫告竭轉輸不繼於是括往來商旅以充軍租號曰抽取釐金在在設局委士人司事其始辟聘者多激於忠義廉介自持軍不乏饟厥後其力役則稍稍視爲利藪矣密網峻文甚於羅畢商賈有脫漏者則罰至十倍數十倍往往有蓄貲傾橐尚不免於縲絏鞭扑或坐以軍法水陸要津公局森列皆設儳艇刀仗

以咸刼制之留難搜索道路以目末流之弊乃至於

此　臣愚以為方今榷算萬不可罷其留難苛虐及取

罰巧陷等弊概予寬豁且請

飭下各行營將帥凡榷算司事必選用廉正之人急收將

散之民心則人懷敵愾賊不難平也疏上

諭曰張亮基代遞京員封事一摺湖北在籍刑部主事王

柏心進呈經論及應詔陳言各一摺因張亮基路過

荊州求為代遞言皆忠告具見悃忱所呈伊訓及太

甲要語經論八首即着弘德殿存記以備乙覽其應

詔陳言八條內所請開特科寬榷算二條着各該部

妥議具奏其餘六條分別內事外事所言亦多可採着留中備覽九年丁母憂十二年卒於荆南講舍年七十五柏心爲學務歸篤實生平瓣香范文正隱然懷用世之志少遊京師前湖北按察使唐樹義見其文奇之謂人曰子壽乃叔度林宗之儔非今世人也前湖廣總督林則徐聞其名禮致之許爲國士其爲文經術湛深議論純正悉有關於倫紀風教之大學問心術之微海內名流爭相傳誦所著有樞言上下卷導江三議一卷漆室吟八卷百柱堂詩八卷詞一卷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藁六卷文藁二十卷纂修

黃岡縣志十六卷東湖縣志十二卷宜昌府志十六卷當陽縣志十八卷漢陽縣志二十卷臨湘縣志十四卷監利縣志十二卷晚年四方求文者益多日不暇給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殊無厭苦卒之夕猶挑鐙起草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云光緒二年禮部題請入祀鄉賢祠五年陝甘總督左宗棠疏言前刑部主事王柏心素以文學見重於時爲　臣　素識咸豐三年　臣　從已故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在鄂柏心與

臣　同居幕中見其籌筆從容算無遺策心誠傾服後

臣　移督陝甘師過黃州郵書訂其漢皐途次一見詢

以關隴山川形勢用兵次第及時務所宜先者柏心罄所知以告藎嘗入前雲貴總督林則徐及前陝甘學政侍郎羅文俊幕徧歷關內郡縣與程日記歷歷可稽其於漢回兩種人習俗性情知之尤審也 臣去湘已久親故聞 臣將有萬里之行來鄂渚省視言及關隴情狀多為 臣危柏心獨不為然 臣為之氣壯後此三道進兵堅持緩進急戰之議亦柏心有以啟之其學問深邃識略超羣足達其忠愛之意非時賢所易及可否仰懇

天恩飭將刑部主事王柏心宣付史館立傳以存其人俾

士之矜尚志節者有所觀感於世教不無小補疏上

諭曰左宗棠奏請將故員事蹟宣付史館一摺已故刑部

主事王柏心學識過人熟悉山川形勢左宗棠督師

關隴多資其議着照所請將該員事蹟宣付史館立

傳以資觀感

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總督陝

甘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兼理茶馬管巡撫事二等恪

靖侯加一等輕車都尉臣左宗棠跪

奏爲已故軍務人員志節可傳伏懇

天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治軍以求才爲急方略必資儒碩經武厥賴

英才蓋必志節著於平時其體已立故事功見於當

世有用必行吾觀人者正不在乎事爲之末彼夫工

於論辯惟知鐵其華者不足以言儒徒尙氣矜不知

養其勇者不足以言武功名之際志節存焉非華士

之彬郁轟才之猛厲所可襲而取也臣湘水寒生於當世賢豪少所結識初參戎幕繼領兵符自忖學殖荒陋無補時艱亦惟藉助同心匡其不逮所與商略軍事始終倚賴賫志以歿者約有四人其成就之大小志事之顯晦各有不同而立身本末均有可觀在臣軍營多所裨贊雖人往風微而回首舊游每耿耿於懷未嘗一日去諸胸臆謹撮舉梗概約略陳之前刑部主事王柏心湖北監利人素以文學見重於時爲臣素識咸豐三年臣從已故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在鄂王柏心與臣同居幕中見其籌筆從容算無遺

策心誠傾服後張亮基調撫山東臣與王柏心同舟而歸過其所居邁園王柏心盡發所著錄十數種見示其早年所刻樞言一書於歷代興亡成敗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採時則東南鼎沸羣盜縱横王柏心作漆室吟自寫憂憤當事延致戎幕概辭不赴胡林翼撫鄂請主荆州講席書牘往復雖勤然未嘗一詣省會也臣在閩浙音訊時通未得一晤移督陝甘師過黄州郵書訂其蒞臯營次一見棨營甫成王柏心適至詢以關隴山川形勢用兵次第及時務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知以告蓋嘗入前雲貴總督林

則徐及前陝甘學政侍郎羅文俊幕徧歷關內郡縣與程日記歷歷可稽其於漢回各種人習俗性情知之尤審也維時臣去湘已久親故聞臣將有萬里之行來鄂渚省覲言及入關度隴艱險情狀多爲臣危者王柏心獨不謂然臣爲氣壯後此三道進兵堅持緩進急戰之議亦王柏心有以啟之其學問深邃識略超羣足達其忠愛之意非時賢所易及也旋卒於荊州講舍竊嘅天之生材不易士之才而獲底於成卓有表見亦良非偶若王柏心之嗜學不求聞達志在匡時皆臣軍所不數覯而或遇之遲暮之年或失

之相需正殷之際該故員不克多所建樹以竟厥施
實有耿耿於懷不能自釋者可否仰懇
天恩飭將已故刑部候補主事王柏心
宣付史館立傳以存其人俾士之矜尚志節者有所觀焉於世
教不無小補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據實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光緒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專差拜發光緒五年閏三月

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左宗棠奏請將故員事蹟宣付史館一摺已故刑部主事王柏心學識過人熟悉山川形勢左宗棠督師關隴多資其議着照所請將該員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資觀感欽此

右疏內所言約有四人同時合奏宣付史館安徽潁州府教授夏公炘安徽當塗縣人次先螺洲公中書科中書吳公士邁湖南巴陵人翰林院編修吳公觀禮浙江仁和人

湖北巡撫臣翁同爵謹

題爲公舉入祀鄉賢祠恭疏具

題仰祈

聖鑒事據署湖北布政使王大經詳稱准前司移交據荆州府知府倪文蔚轉據署監利縣知縣朱宗濤詳准儒學牒據孝廉方正胡大任等呈稱邑故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柏心列職秋官分猷讞典望重斗北教衍荆南予道與師道兼隆治術偕學術並茂源遡洙泗宜報饗香業逊朱張克光俎豆惟比部太原右族楚地名宗生秉奇異之姿長嗜典墳之籍藻芹甫

掇廩餼隨叨發軔龍門三年養健先聲鵬路一旦沖霄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鄉試中式第十一名舉人高攀蟾桂雅賦鹿苹鑪九轉而純青紀三升而脫白蕊宮唱曉鵬翼奮飛杏院探春馬蹄得意二十四年甲辰會試中式第一百九十四名進士名旋題於雁塔彩競耀於鸞坡迺承北極之恩俾視西曹之政素識嫻夫讀律學無媿於引經白雲參清獄之權仁施犴狴丹筆懋明刑之積德種桁楊方襄治於棘廷已馳聲於華省而乃瞻雲志切

愛日情殷遂辭簪組之榮顯揚克遂
絲綸寵被雙親濟濟能供菽水歡迎列鼎戀庭闈之色笑
舐乳縈懷延耄耋之春秋烏私養志膳羞必潔生事
則婉以承顏哀戚無忘廬居則老而猶慕歿復誼深
雁序感重鴒原推肥有趙孝之風讓産高薛包之義
子瞻愛弟師友相兼溫公事兄敬恭可式田氏三荆
足比姜家大被無殊俄同氣之先凋撫遺孤而尤厚
馬伏波特嚴訓誡成就兒子居多第五倫無間親疏
思勤弟妹不少斯皆彝倫之敦篤愈信孝友之肫誠
當夫解綬以還遭時多故初則頻年水潦因之載道

流離屢為大府而陳詞極頒賑貸屬有名公之饋粟
舉活鄉閭繼以癸甲之交猰貐方盛每撫膺而動歎
輒蒿目以搘支思宏濟於艱難頻出山中計畫資糈
籌於餽餉早清宇內塵氛時則民困未紓漕輓久紊
指陳利害片言藉以除苛屏退奸回羣小因而見黜
一方戴德萬姓更生由其大義素明是以隨施悉當
迨至元書鳳紀慶際
龍飛仰
紫殿之崇登抱丹忱而抒悃陳言應
詔纘梓褒嘉史冊垂型鴻名不朽足徵寵榮於殊遇益彰

忠愛於儒臣至君收族敬宗本根是庇扶危濟困長
厚咸欽勤解推而說重故交喜奬譽而拔先貧士倡
修試院成廣廈於萬間助葺鄉賢昭隆綱於千古培
後起以崇賢哲俾續詩書捐遺產以惠士林永備脩
火誠哉善難枚舉德實樹滋矣當事以模範可師聘
徵特致主講荊南書院爾乃細帷闢道絳帳傳經淵
業惟重本原教誨必先根柢簡編永日著述維勤鐘
鼓聞聲藹誦不倦肅廉隅而卻執贄人自淬磨周寒
畯而出束館士知感激聆其風者胥懷拱仰受其甄
者萃來儀執問字時來從游日眾廿餘年久資化育

推郭泰爲人師七邑士共沐甄陶皆胡瑗之弟子凡
茲模楷罔不尊崇物望所歸明徵斯在勒請旂常而
不愧葯之桑梓而同稱宜隮崇祀之班允協鄉賢之
位爲此備具節略公詣鱣堂倘旂加牒勘詳上申
鳳闕庶幾藝林矜式知有偉人
聖代旌揚洵無僞典等情由學查明取造事實冊結牒縣
齋府遞加印結由司詳請具
題前來該 臣看得監利縣已故刑部主事王柏心性敦
孝友學有本源春榜書名秋官著績辭郎曹於早歲
志遂爲私主講席於名山經傳厖洞纂書徵信歐陽

子諳道德兼擅文章應

詔陳言范希文居江湖尙憂廊廟疏巨浸而利興水道百

千艘共沐恩波上大府而弊革漕章億萬姓永叨燕

澤洵屬言坊行表足裨

國計民生旣協輿評宜邀

祀典據該府縣學查明取造事實冊結由司詳請具

題前來　臣覆查覈無異除冊結揭移部科外理合會同

湖北學政臣王文在合詞恭疏具

題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部覈覆施行再湖廣總督係臣兼署毋庸列

銜合併陳明臣謹會

題請

旨

禮部謹

奏爲議覆名宦鄉賢事光緒二年禮科抄出湖北巡撫

翁同爵等疏稱已故刑部主事王柏心性敦孝友學

有本原請入祀鄉賢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例開崇祀名宦鄉賢該督

撫會同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

詳覆於歲底彙題確覈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

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又子孫現任九

卿祖父不得題請入祀名宦鄉賢果有鄉評尤當政

事人品足爲矜式者仍俟其子孫身後再行辦理各

等語今該撫送到事實內開已故刑部主事王柏心湖北監利縣進士以省親歸里掌教荆南書院二十餘年其學主於篤實務求有用咸豐間奉

旨在籍辦理團練當道諸人諸以軍事知無不言同治初元呈遞備書八論封事八條奉

旨嘉許其餘有裨時事者言之深切著明悉可施行官京師一年即歸侍色養垂三十年遭父喪哀痛倍至大吏先後疏薦皆以母老辭居母憂年逾七十終制猶有戚容兄弟七析居早館穀所入竭力以助弟先卒者四人爲撫遺孤皆成立待諸從姪亦如之其師殉

難武昌家貧戀諸鄰門時恤其困乏視其遺孤尤厚有友貧死漢皋為經紀殯殮告其家扶柩歸至故舊貧乏或其子孫無以自存者皆殫竭以助若有急難救益力道光己酉巨浸為患升米百錢道殣相望故官有米百石減價平糶轆轤運轉錢盡乃止以臨湘之佛嶺祖遺茶山捐入書院咸豐丁巳鄂省新復瘡痍未起與巡撫胡林翼商辦漕務百年宿病恐除若勸助軍餉修復邑中

文廟暨省城貢院皆為之倡極重忠節憫前明張文忠後裔多貧失學為擇十世以下孫勸就塾倡捐集同

人輸金爲肆習資生平撰述如樞言等書凡十數種
四方求文者日不暇給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
云等語臣等公同查覈該撫請將已故主事王柏心
入祀鄉賢之處係屬名實相副謹擬准其入祀鄉賢
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撫遵奉施行所有臣等遵議緣由謹援
照成案改題爲奏爲此謹
奏請
旨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百柱堂全集序

道光之季年子壽在京師余時相從飲酒賦詩泛言天下之務是時
宣宗在位久法度具備務以安靜休養元元嗾夷就撫之後益厪用兵中外晏然僉謂無事子壽嘗深嚬太息抱無窮之憂人皆迂之以是特文人之習云爾子壽久以文章名海內及解褐以主事候補刑部而年逾四十二親篤老刑名又非所樂年餘即謝歸居監利之螺山已而賊出廣西蹂躪東南洞庭荆口之間賊屢出沒購子壽甚急走山中迺免螺山去岳州僅一舍隔江彌望皆湖南山也方賊披猖時江湖騷然

遠近雲擾余亦伏身窮谷與子壽絕不相聞居閒處獨念遊在京師遊讌時誠不意遽至此兩人之聚散離合益未敢知已今年入都過螺山訪子壽之居故無恙相見大喜遂留縱談劇飲至夜分酒間出詩曰漆室吟者謂余此壬子以來感時述事之作也用兵之方略與夫政理之要皆見於是前人無此體也君於詩雄麗深博源出漢魏要歸於杜甫奄有明李夢陽何景明之長余最所愛慕及覩於是又非徒筆墨馳騁極文辭之能世以君爲文人傎也以君之材內而與廟堂之謀議外而使從軍旅之事其所建樹必震耀當時君既磊落自重其遇晩而官又不高不得行其志乃遂絕意進取寂

竄於荒江曠野之中狎麋鹿而侶魚蝦遭時多虞流離兵革然而忠愛悱惻之意須臾未嘗忘身處荒遠不能自致獨時感激哀吟舒其堙鬱自比於魯漆室之女重可悲矣漢唐以來未有治平二百餘年民物康阜如

本朝者戶孳而寖貧兵銷而寖弱民俗薄吏道媮而封疆由此多故雖盈虛消息理數之自然抑豈不關人事歟天下之病當其責者不憂憂者不當其責子壽前日之憂既不幸而驗矣今之所憂亦徒垂之空文天下之患何時弭君之憂何時釋乎子壽之髮日白其殆將以是老也夫既別舟至天門書而寄之以爲序咸豐七年五月善化孫鼎臣

序

予嘗驅車大漠歷曠原寥天萬里平望無際俄飛塵蔽日驚砂漫空陣馬奔騰驕嘶怒吼人語不聞輿子僕夫相顧失色且駭且愕懾心怵目頃之狂飈頓息氣和景清遠樹遙天蔚然一碧乃歎曰此陸行之奇觀也又嘗浮長江泛洞庭泝瀟水峰巒插雲波濤滚雪湍聲石聲澎湃噴激忽晦忽明晴雨萬狀復歎曰此舟行之奇觀也斯境也予嘗於螺洲子壽比部之詩得之比部負異才童年即能詩自少而壯而老無所夕倦故所爲詩雄宕有奇氣同時竟陵劉子孝長胡子子垂監利蔡子季舉往來倡和張楚軍顧其才皆不逮比部比部

含咀經史浸淫漢魏高華匹太白沈痛躋杜陵盛唐以下耻弗爲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比部有焉性高澹不樂仕進雖釋褐登朝而軒冕立脫放迹江湖卷懷槃阿囊橐蕭然自若也然而才儲匡濟名噪公卿當粵賊逆陷武昌制府楊公中丞胡公先後延比部參軍謀固辭不果所議合機宜決一言無僨事蓋其忠愛之誠雖身處山林未嘗須臾忘君國也豈僅扢揚風雅才名藉甚當時哉先是比部爲諸生時與予訂交終日論詩旨趣無不合迨壯遊雍涼燕薊雲山間阻嘯咏長通奔騰澎湃洶有如陸行舟行之瑰奇傑特者益歎比部之詩之縱橫變化直追盛唐高乎其莫窮淵乎

其莫測也近閱比部感時諷事悉託詠歌興愈豪集愈富遂未經目睹吾知其所造當更有深焉者矣嗟乎吾楚詩人若季舉孝長子重輩相繼隕歿惟比部獨存予又以作吏黔中數載不獲一見憶曩昔良朋萃處詩酒相徵逐落落晨星風流雲散噫可慨也夫

咸豐十年春仲姻愚弟秋丞夏成業拜譔

序

余以商橫初夏謁比部王壽翁於荆南講舍茶香酒熟晷繼旬淹因得讀所著古文皆兵與時語也烽煙霧結懷念紛芬楮墨藏宜才華斯露循覽既遍乃從而識之曰昔文饒正蕭鎮之誅採芻蕘於小杜宣父取夏令之善傳與則於繼周言不爲乎一時文有益於天下昭章日月獨薙風雲霞絢横空金聲布遠宜其並德功爲不朽垂名譽於無窮也今觀比部諸作指陳時勢相度機宜伏波米聚而山成子房籌運而箸借昌黎之論淮右營平之料羌戎不是過也則有若上曾司馬胡中丞與羅方伯李廉訪郭太史左兵部胡儀曹諸書述

戰守之經察營壘之變南陽八陣圖鵝鳥蛇潛水六韜名兼豹虎明正奇相生之妙詳首尾互應之方則有若耶事臆說事機臆議行營事宜答客問論四問籌餉儲議單政擬上形勢制置諸書誌狀述哀實而不俚序記陳事簡而能該本議論爲鋪張寓規匡於頌禱唐宋碑銘之約史漢論贊之嚴友朋離別之餞山水眺游之契離形得似異曲同工則有若陳西樵劉孝長傳唐方伯行狀李肅愍姚春木墓銘祭李中丞唐方伯文送馮展雲學使序其尤卓卓者也夫韓蘇文詞之美鼂賈奏疏之良所以登之金匱石渠列於甲籤乙部者豈徒貴其才高一代稟具万夫唾珠玉於行間走龍鸞於腕下

倬韋蒙可拾香草學士競擷悅盤哉本生平所抱負度時務
之緩急鏡鏗宜平億兆璺雷筵以經綸自命遇知當年猶將
班伸後代諸葛寫申韓之語魏相條舒錯之言眉山校吳郡
之篇平津拾長沙之議曠世相感古猶今也奚獨嘶於是編
某引綳無當汲綆不修夏蟲井蛙自拘冰海日光玉潔親接
斗山一縱一橫侈漢廷之偉辯九天九地含吳國之名經盜
㵶塵囊增張遠旂綺文心纖齊看錦繡風舒雲發手披廟借
薔薇露浣比部所擬尚有樞言廿餘首漆室吟數百章韓筆
杜詩波瀾莫二葡豎徐論旨趣能兼閒正始音續典型於大
雅歌陽春曲久膾炙於名流無藉揄揚故不復述長陽譚大

王文貞先生文集序

子壽先生自號曰螺洲晚年一號曰䔥叟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貞先生生平著作梓行者有樞言導江三議滌室吟百柱堂詩稿其散文駢文賦詞雜著皆有待夫先生少而窮經長喜讀史其於子集則自周秦以下逮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各名家手披目覽成誦在心故其爲文鎔經鑄史發采揚華譬之滄溟總百流而爲深譬之泰岱小天下而爲高其氣沖牛斗其光接日月由其蘊蓄者厚也然第卽此而論先生之文壇閎鴻儒山林碩士皆知其不誣矣而先生之實際則又有深於此者焉夫先生賦覩往古盱衡當世方禍亂之未興

衆人不覺而先生獨憂之深極言所由作也及禍亂之已彰勇者竭其力智者盡其謀卒賴以滅盜賊其功之大小不齊也　朝廷之賜予亦有厚薄之差等焉艱難共濟爲不虛矣先生隱處山林可以囂然事外而乃獨居深念百計圖維揣山川之形便論將帥之材能度勢力之强弱計歲月之遲速旁及財賦咸代爲籌畫寓書發策徧走當道以故胡文忠公日願北面而執弟子禮左文襄公日凡所設施皆出智慮之餘今讀其集經濟有獨長焉文章云乎哉應　詔陳言內外悉詳經論八首何希阿衡其自命爲何如耶當時名公薦先生者不一其人皆堅謝獨以奉母爲樂夫有其功者收其效

盡其力者食其報先生雖未獲登廊廟膺爵賞而入祀鄉賢史館立傳不可謂不榮矣今者去先生之歿二十餘載其哲嗣及孫皆已故存者惟嗣孫暨曾孫門下士歿者亦居其半未歿者已非少壯其未梓行之著作可不急謀乎於是寓書於夏孝廉楚卿曰此不可緩急宜圖之楚卿曰諾乃鳩工而新梨焉庶幾可以副天下之望矣至於手民之工與拙亥豕之有與無編次之當與否在所不計惟存其文即存其人斯則區區之意耳後有慕其風者不難即是而釐定之則余之大願遂矣時光緒二十三年季春月門下士聶定焜謹敘

百柱堂文集刊校姓氏

督刊

鄧承潤字玉農江陵員外郎癸酉舉人

鄧裕升字雲階江陵刑部郎中

鄧裕聰字子宜江陵知府銜山西即補直隸州

羅廸楚字景湘四川犍爲縣壬辰進士現任監利縣知縣

聶定焜字燿卿江陵中書

夏良材字楚卿江夏辛卯舉人

總校

楊承禧字致存江夏庚寅翰林

分校

童錫齡字鶴儔江夏辛卯舉人

周以存字試笙江夏甲午舉人

張彭齡字子鑀江夏丁酉舉人

周以蕃字金門江夏附生

杜光佑字菊孫江夏廩生

姚汝說字傅巖江夏歲貢候選訓導

李文藻字采青江夏廩生

林蔭青字少卿江夏廩生

羅　綸字榆村江夏廩生

夏頁林字樸卿江夏附生

百柱堂全集總目

先大父螺洲公生秉異資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五入邑庠一時名宿爭與之遊少喜爲詩古文辭爲之輒工四方來求者日益多久漸成集自丁酉至癸卯所著詩曰子壽詩鈔陶鳧香觀察一見大悅出橐金序而刻之甲辰成進士後所著益夥迄於辛亥曰螺洲近稿壬子兵事起吾鄂當其衝輾轉徙避感時憂事未嘗廢吟綴其詩止辛酉曰漈室吟又編壬戌癸亥甲子乙丑四年詩曰壬癸編曰甲乙編後又綜癸酉以前壬戌以後詩總名曰百柱堂詩稿其所著古文辭有樞言上下卷導江三議一卷文集若干卷駢體文若干卷其少時所著秋詞一卷曩爲遵義唐威恪公出貲代刻者又晚年酬

應之作如壽序等篇向未編入集中有不可沒去者又其他殘零碎篇有可辨識者及已經刊刻如詩鈔漈室吟百柱堂詩稿樞言導江三議者今並遵公編年之例重加編校彙而存之名曰百柱堂全集計詩二十八卷文二十二卷詞一卷附錄一卷通共五十二卷

光緒十有八年歲次壬辰三月孫傳喬敬識